

內 部 資 料
注 意 保 存

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大事记

(一九六九年一月——一九七一年六月)

新 华 社 国 际 部 编

一九七一年六月

前 言

《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大事记》记录了尼克松上台以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和美国官方、半官方的头面人物以及某些“学者”和报刊有关的部分言论，供领导和有关单位参阅。

大事记收集了从一九六九年一月到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以前的有关事实和言论，同时选编了尼克松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有关对华政策的重要言论，以便对尼克松在当权前后的言行有所比较。

本大事记的材料来源仅限于我社的内部刊物《参考资料》，绝大多数材料都注明了出处，请使用者不要直接引用本大事记的记述作为公开或内部报道的依据，而应以原文为准。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可能有遗漏和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新华社国际部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

目 录

一九六七年尼克松对华政策言论·····	(1)
一九六八年尼克松竞选期间对华政策言论·····	(3)
一九六九年一月·····	(5)
二月·····	(8)
三月·····	(10)
四月·····	(17)
五月·····	(22)
六月·····	(24)
七月·····	(24)
八月·····	(29)
九月·····	(36)
十月·····	(39)
十一月·····	(40)
十二月·····	(42)
一九七〇年一月·····	(44)
二月·····	(51)
三月·····	(53)
四月·····	(57)
五月·····	(59)
六月·····	(62)
七月·····	(64)
八月·····	(68)

九月	(70)
十月	(74)
十一月	(80)
十二月	(86)
一九七一年一月	(92)
二月	(97)
三月	(108)
四月	(131)
五月	(196)
六月	(221)

一九六七年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写了一篇题为《越南战争以后的亚洲》的文章，十月二十三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作了转载。文章极力宣传美应重视亚洲，鼓吹侵越到底，搞区域侵略集团，对我“遏制”并促我“和平演变”。

尼克松文章中有关对华政策的部分如下：

尼克松说：“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内，会出现最大危险即发生一场可能升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冲突地区是亚洲，而不是欧洲或拉丁美洲。”“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共同危险在目前是转移亚洲各国政府关切的中心。”他鼓吹在亚洲搞具有“亚洲特色”的区域性侵略集团，要美在不丢弃欧洲“大西洋共同体”的同时，再搞一个“太平洋共同体”以加紧控制亚洲、“遏制”中国。他还声称亚洲“前途”取决于“印、日、中、美各自所起的作用”，主张美加强“援”印，把印打扮成美在亚洲新殖民地的“样板”，主张重新武装日本，使日本在亚洲起“领导作用”。这一切活动目的都是为了对付我。

尼克松在文章中说，“美国对于亚洲的任何政策，都必须紧急地抓住中国的现实。这并不是说要像许多人过于简单地说的那样，匆匆忙忙地承认北京、接纳它进入联合国和向它提出贸易的建议，所有这些做法都有助于使它的统治者更坚定地执行目前的方针”。“这是说要承认共产党中国目前的和潜在的危险，并采取对付这种危险的措施。这也是说要仔细区别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要制定短期计划以推进长期目标”。

“从长期来看，我们决不能让中国永远留在国际大家庭的外面，让它在那里想入非非，怀着仇恨和威胁邻居。……但是如果我们为了追求长期的目标，而在短期内看不到历史上的教训，那就是大错特错。”

“除非中国发生变化，否则世界是不可能安全的。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影响事态，我们的目标就是促进变化。这样做的方法是使

中国相信，它必须改变做法，它的帝国野心是无法实现的，它自己的国家利益需要由国外的冒险转向解决自己的国内问题”。

“如果我们的长远目标是把中国拉回国际大家庭之内，我们就必须避免造成大国或是欧洲国家正在‘勾结起来’的印象。我们的反应应当是进行积极的防御而不是发动可能发动的进攻，而且切不可沾染上种族主义的嫌疑。由美国来单独遏止中国，将不仅使我国承受不合理的负担，而且还将增加核战争的可能性，同时影响亚洲国家的独立发展。应当由阻挡中国在亚洲的野心的亚洲国家在美国最后拿出的力量的支持下来对这种野心起主要的抑制作用。从战略上、心理上以及亚洲发展的动力来说，这样做都是正确的。”“只有非共产党的亚洲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变得十分强大而不再成为诱使中国侵略的目标，北京的领导人才会把精力用来对内而不是对外。那个时候也就是能够开始同大陆中国对话的时候”。

“因此，从短期来看，这意味着实行一种坚定抑制、不使得到奖赏、施加创造性的反压力的政策，目的是使北京相信，只有接受国际文明基本规则才是符合它的利益的。”

“从长远来说，这意味着把中国拉回到国际大家庭之内，但是是把它当做一个伟大的、正在进步中的国家，而不是当作世界革命的中心来把它拉回到国际大家庭来。”

“‘遏制而不孤立’这句话说得很好，想法也是正确的，但是它只谈到问题的一半。连同这种政策，我们还需要一种施加压力和劝说的政策，一种有魄力的使人清醒的政策，一种统一安排亚洲力量的政策以达到既要维护和平又帮助消除‘毛（泽东）思想’的毒素的目的。”“对付共产党中国就为像是设法对付我们本国内的黑人聚居区中的比较富于爆炸性的分子一样，……都必须遏制一种可能是摧毁性的力量；必须使不受法律约束的分子奉公守法；都必须开始对话；都必须在进行教育的同时抑制侵略；而且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两种情况中无论是那一种情况，我们都经不起让那些现在自行把自己放逐在社会之外的分子永远放逐在外。我们必须根据由于需要而产生的紧迫性以及由于现实主义而产生的耐心，一步步有计划地向最后目标前进。”

（《参资》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下）第九页）

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八日

合众国际社综述尼克松当选前有关对华政策的言论：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汉弗莱一致认为，下任总统应当谋求同中国进行接触，进行合作，最后取得和解。尼克松主张同中国“谈判”而不是同它“对阵”，他把中国称为“下一个超级大国”，他特别强调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两个候选人都对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不抱乐观。在一九六八年的总统竞选中，中国问题是一个很受注意的问题。

尼克松在八月间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以前一天说，不管谁是今后四年或八年的总统，“不管是汉弗莱还是尼克松……都必须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到头来必须同下一个超级大国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进行谈判”。

尼克松在十月二十二日对《新共和》周刊发表的谈话中说，“加强同苏联、东欧和共产党中国的合作将是一个进行谈判的时代富于挑战性的问题……我们决不能无视或坐失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或缓和同苏联的关系的机会。但是合作不是念头一转或者用笔一挥就能实现的。合作要求从实力地位出发明智地进行谈判。”

尼克松在十月十九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表的演说中在谈到美苏关系以后说：“在进一步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期望到头来要同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进行交谈。从短期说，我们不应当对中国目前采取的手法给予奖赏，表示愿意同它进行贸易或者承认它。但是从长远看，我们万万不可让中国永远置身于国际大家庭之外，在那里想入非非、憎恶他人和威胁他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是没有让它的从潜力上看是最能干的人口中的十亿人愤怒地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的余地的。”

尼克松在十月七日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的谈话中说：“我们看一看共产党中国周围的地带，就可以看到一批强盛的、自由的亚洲国家：有日本、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印尼已有

了转机。泰国已得到加强。”

合众国际社还说，从尼克松及其助手们的各种言论中可以看出，“在目前情况下”，执政的尼克松政府不会承认共产党中国或支持它被接纳入联合国；但是要鼓励日本之类的国家扩大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关系，作为帮助结束它的与世隔绝的状态的一种手段。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月三十日电，《参资》十一月八日
（下）第一页

合众国际社综述尼克松竞选期间有关对华政策的言论

尼克松四月十九日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美国应当增加同共产党中国的接触，但是目前不应承认北京政权或支持它进入联合国。”

尼克松五月一日至五日对梅佐和赫斯特的谈话中说，美国不当参加苏联的任何反对共产党中国的联盟，“如果把这当成美国的长远政策，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十年以后，对和平的最大威胁将来自亚洲，而不是来自苏联。”日本、泰国和南朝鲜应当发展自己的军事能力，至少要成为“共产党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缓冲地带。”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一月七日电，《参资》十一月七日
（下）第二十页

尼克松一九六八年四月二日发表的竞选演说中说，“在今后四年内，由于共产党中国拥有核能力，对和平的威胁就发生世界战争而言，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威胁。”

（美联社辛辛那提四月二日电，《参资》四月九日（下）第
四十九页）

尼克松一九六八年八月九日对记者谈话中说，他“将访问中国，如果中国肯发给我签证的话。我认为我们今后八年内将看到同中国对话。在今后八年内，中国问题一定得到解决，不然它将成为悬在头上的剑。”

（路透社佛罗里达州比斯坎湾九日电，《参资》八月十一日
（下）第三十七页

一九六九年

一 月

一月三日

腊斯克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对华政策时说，“中心问题”仍然是中国坚持“除非我们拱手交出台湾，否则是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他认为尼克松上台后情况将仍然是这样。

（美新处华盛顿一月三日电，《参资》一月四日（下）第二十一页）

一月十一日

参院民主党头目富布赖特接见共同社记者谈到中美关系时表示，他不反对举行中国所提出的会谈来根据所谓的五项和平原则缔结双边的美中协议。他说，他的看法是，为此美国必须首先承认中国。

（共同社华盛顿一月十一日英文电，《参资》一月十三日（下）第四十四页）

一月十四日

法《事件》月刊一月份的期刊上登载《贝却敌在联大》一文中说：“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戈德堡曾一贯反对接纳中国，而他在十二月十日的电视中这么说：‘我说，第一步，就是美国政策应该改变：我们不应该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他还说，接纳中国‘有可能成为改变世界大家庭对美国的态度，大致也将有助于使中国制度变成自由化的巨大影响。’”

（新华社巴黎一月十三日电，《参资》一月十四日（下）第五十三页）

一月十四日

即将担任副国务卿的美国驻日大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十四日说，“认为在今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內北京同美国或日本的关系会有

根本改变的想法是过分乐观了。”他还说，中国与其邻国之间的关系有任何重大改变，都必须要有北京改变态度，并采取“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政策。

（法新社东京十四日电，《参资》一月十五日（上）第十页）

一月二十日

尼克松在美帝内外交困空前严重的情况下粉墨登场，发表就职演说，出任第三十七届美国总统。

一月二十三日

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炮制了“两个中国”的五点建议，说什么要以此来“拆毁”中、美两国之间“隔阂的巨墙”，其货色是：一，在联合国策划“两个中国”的阴谋，并将我安理会成员的资格取消，给予印度；二，除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外，在巴黎、伦敦和其他国家首都搞中美“外交官接触”；三，同我国达成科教体育“著名人物”交流协议及两国“负责公民”到对方国家旅行的协议；四，同我国建立“非战略物资的有限贸易关系”；五，使我国参加军备监督的讨论。此外，他还叫嚷美国要继续霸占我国领土台湾。

（合众社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一月二十四日电，《参资》一月二十五日（上）第九页）

一月二十四日

前美国驻日本大使赖肖尔说，美国和日本都应“在需要的时候”在外交上承认中国。赖肖尔还要求结束美国对中国的禁运。他说，日本和美国应不再反对北京政府进入联合国。他认为应该让我国得到现由蒋帮窃居的安理会常任理事的席位。

（合众社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一月二十四日电，《参资》一月二十五日（上）第十一页）

一月二十五日

据合众社透露，美日议员秘密举行的对华政策会议：十四日会议基调是策划搞“两个中国”与对我“和解”姿态，和谋求使日美在这方面的行动上互相配合。

日前外相藤山等和美国反动政客在会上鼓吹美“应取消对中国的禁运，并妄图在联合国内炮制“两个中国”。第一次会议结束双方一致感到“两个中国”的阴谋“毫无希望早日实现。”

会上尤以赖肖尔等几个人鼓吹驱使日本搞“带头同中国和解”最为卖劲。日本的几个反动政客就日美“防务安排”还提出了一套同美亚洲“防务”相配合的几种诡计，并提出要第七舰队撤出作为美对我“和解姿态”。

（合众国际社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一月二十五日电，《参资》一月二十五日（下）第二十页）

在美日议员策划对华政策第二次会议上，美国前任驻联合国大使戈德堡说：“现在正是美国在联合国西个中国政策的时候了”，“不论北京接受这个安排与否，我们必须坚持反对北京和它的朋友们将台湾从联合国驱逐出去的努力”。

富布赖特在会上建议把中美大使级会议改为部长级的，他还说，美国应当宣布，一俟越南局势许可，“它将开始拆除在台湾的有限的军事设施，并由中国国民党人巡逻台湾海峡。”

（南通社华盛顿一月二十五日电，《参资》一月二十六日（下）第三十页）

一月二十六日

日美议员策划的对华政策收场时，“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执行副主席哈里·阿什莫尔说，总的说来，这次会议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如果能够商定一些保障办法来保护福摩萨的国民党中国政府的利益，美国不应该反对接纳赤色中国进入联合国。

二、应该鼓励美国和赤色中国之间的贸易来往和文化交流——很可能可以仿效日本所采取的同赤色中国做生意而不在外交上承认它的政策。

三、美国应该认真地重新权衡它用军事基地把中国围困起来的政策，并没法建立相互信任。

（美联社洛杉矶一月二十六日电，《参资》一月二十九日（上）第十二页）

一月二十七日

尼克松上台后在首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对华政策时说，“我已经注意到，我国许多参议员和其它的人对于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可能性表现出某些兴趣。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些国家——其中的主要国家首先是意大利——已经表示希望改变自己的政策并可能投票赞成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我国和我国政府现在政策是继续反对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采取这样的政策有几个理由。第一，共产党中国对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并没有表示过任何兴趣。第二，它没有表示过要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履行联合国接纳新会员国应履行的原则的意向。最后，共产党中国还不断要求把中华民国赶出联合国……。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是在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改变它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那将是一个错误。”“现在，还有我已经注意到的另一个紧迫问题。这就是，将要在华沙再次举行会议。我们期待着那个会议的召开。我们将希望看看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那个会议上要说些什么，他们在重大的、实质性问题上的态度是否可能有新的改变。然而，在他们方面有某种改变以前，我看不出眼前有任何改变我们的政策的前景。”

（美新处华盛顿一月二十七日电，《参资》一月二十八日
（下）第二十页）

一月二十九日

美副国务卿亚·约翰逊在参院作证中谈中美关系时说，要我“必须改变同邻国的关系”，采取一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态度。鼓吹采取“一系列微小的步骤”作为“改善”中美关系的开始。

（美新处华盛顿一月二十九日电，《参资》一月三十日
（下）第十二页）

二 月

二月一日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在二月二十日于华沙恢复中美会谈的

时候通知中国，华盛顿准备互派记者、科学家或文化代表团，作为改善关系的开端。

(法新社华盛顿三月二日电，《参资》二月四日(下)第二十六页)

二月十二日

美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约斯特叫嚷要我国改变对联合国的态度，才考虑让我国“进入”联合国。

(美新处联合国二月十二日电，《参资》二月十四日(下)第四十七页)

二月十三日

莱尔德在电视讲话中美核导弹等问题，叫嚷美国“目前的核防御目标是对付中国的核力量。”

(美新处华盛顿十日电，《参资》二月十五日(上)第二十一页)

二月十六日

美前副总统汉弗莱在对《行列》杂志谈话中鼓吹，“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是，扩大我们同共产党中国的接触”。并说他同意《行列》杂志主编戈尔金提出来的在华盛顿和北京间建立“热线”的花招。

(合众国际社二月十六日电，《参资》二月十六日(下)第三十四页)

二月十八日

罗杰斯发表特别声明，对我十八日发表的取消二月二十日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声明“表示失望”。他说，“美曾打算在华沙会议上建议考虑签订一项符合美东南亚条约义务的和平共处协定”。

(美新处华盛顿十八日电，《参资》二月十九日(下)第十六页)

二月二十一日

美《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汉斯·摩根索写的题为《美国政策

的路标》、《越战结束以后》的文章说，美“遏制”我国的政策失效，鼓吹用“核报复政策”。文章说，美为对我“遏制”而在我国周围派出军事力量，这样承担的义务太大；鼓吹美采纳艾奇逊侵朝战争前对我实行的政策，即美义务“限于防守从日本到菲律宾的岛屿链带”，由美“核报复力量”作为后盾。叫嚷美“遏制中国的力量在于打击心脏部分的核摧毁力量本身”。

（新华社伦敦二月十一日电，《参资》二月二十三日（下）
第二十二页）

三 月

三月四日

尼克松举行记者招待会吹嘘西欧之行。在对华问题上，他说，“看得更远一点，我们可以考虑增进同赤色中国的谅解。但是，鉴于赤色中国把已计划好的十分有限的华沙会谈打掉了，我们是很现实的，我认为，对于目前在这方面的任何突破不应抱很大的乐观态度。”

（美新处华盛顿三月五日电，《参资》三月六日（下）第十五页）

三月五日

尼克松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反弹道导弹问题，莱尔德曾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目的是平息国会和国内某些反对意见，同时又能“抵御七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核攻击和保障美核威慑力量。”

（美联社华盛顿三月六日，《参资》三月七日（下）第五十三页）

三月十日

美联社报道美参院多数派领袖曼斯菲尔德今天再次呼吁同共产党中国进行非战略性物资贸易，美国人到中国大陆旅行不受限制……。他说，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试图把它们说成两个中国是人为的。美国承认（中国）和联合国接纳（中国）的问题，应该是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自己作出了决定以后进行。合

众国际社报道：曼斯菲尔德说，中国“不会永远处于孤立状态”，美国应当为未来作准备。……他说，美国禁止同中国贸易“在我们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他说，这是“想用经济战来搞垮中国的不合时宜的做法”。

(美联社曼哈顿三月十日电，《参资》三月十一日(下)第三十七页)

三月十二日

合众国际社报道，美国务院对中国未能释放上月在三个游艇上被捕的六个美国人一事表示关切。麦克格斯基说，美国“对相当长时间地拘留他们仍然感到关切和不安”。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三月十三日电，《参资》三月十三日(下)第六十五页)

三月十四日

美联社报道，共和党参议员哈特菲尔德在批评尼克松的反弹道导弹计划的同时，要求美国 and 联合国承认共产党中国。他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失败了并且是可悲地失败了”。他说，这个失败对越南战争的拖长起了作用。他还说，应该同共产党中国制定文化交流计划，他说，共产党中国和国民党中国在联合国中都有位置可以得到。

(美联社阿肯色州费耶特维尔三月十五日电，《参资》三月十六日(下)第四十三页)

三月十四日

美国务院宣布，将在三月十五日到期的对中国、越南、朝鲜的“旅行限制”延长半年。

(美联社华盛顿十四日电，《参资》三月十五日(下)第八十七页)

三月十七日

据《朝日新闻》十七日报道，宇都宫和藤山爱一郎等人参加今年一月在美圣巴拉夕召开的“中国政策日美议员恳谈会”的时候，美国方面提出，想让中国派观察员参加预定今年九月在东京召开的

“恳谈会”。宇都宫特别想就美国的这一“希望”，试探中国方面的“意向”。

(新华社东京三月十七日电,《参资》三月十八日(上)第十四页)

三月十七日

合众国际社报道,美国新任驻联合国大使约斯特在同记者一道进餐时说,中国在改变对世界其它国家的态度之前不大可能进入联合国。他说,“如果中国表示真正要同世界其它国家友好,愿意重新加入国际大家庭和参加联合国,这就会影响许多政府的想法”。

“只要他们自己对世界其它国家表现敌视,那就很难看到会发生任何很大变化”。

(合众国际社联合国三月十八日电,《参资》三月二十日(下)第八十六页)

三月十七日

法《新观察家》周刊十七日刊载奥利维埃·托德写的题为《“重新征服”中国》的文章,谈尼克松对我国持“谨慎摸底和希望政治降级”的态度。文章说:“尼克松比约翰逊更指靠苏联人、和附带地指靠法国人来帮助他摆脱持续谈判的僵局。……现在,尼克松的某些谋士正考虑中国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参加这一活动。早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基辛格就制定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预计进行美国人和北越人之间、西贡和民族解放阵线之间举行双方谈判,外加一个国际会议,它将保证其他谈判者集团所达成的协议。没有提到中国,但人们是想到它的。在基辛格看来(他当时已经预料到中苏冲突会加剧),越南战争不会通过共产主义世界两大国敌对的激化而结束。同其他美国专家(他们认为共产主义世界的任何分裂都自动地对美国有利)相反,基辛格对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并不感到庆幸。

“尼克松愿意同苏联人达成某种妥协,但不能以同中国加剧紧张局势作为代价。在这前景下,苏联向西方大国的空前的行动(指苏向西方各国汇报中苏边境冲突),使尼克松处于困难的边境,因为他同时希望美一中的政治降级。”

“尼克松仍然主张对中国进行谨慎的外交摸底。他本人从未亲

自公开或私下批评要承认北京的加拿大人。……不仅如此，尼克松洗耳倾听围绕富布赖特参议员和戈德堡而形成的中国院外集团的意见，这两人都主张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

“福摩萨是中美争端的根本问题。北京把福摩萨作为进行任何讨论的先决条件。……中国人所不说的永远和他们所说的同样重要。那些用放大镜研究北京文件的观察家们注意到，很久以来第一次没有提到福摩萨本身：北京谈的是海峡（指我三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红旗》社论而言）。这样，在华盛顿的某些专家就提出在海峡‘脱难’的主张。这种新‘方针’的负责人之一就是……艾伦·惠廷教授。惠廷的建议被包括进基辛格的档案材料中。……”

“在寻求同中国的和解方面，尼克松拥有一张约翰逊所没有的王牌：美国舆论不如几个月前那样地敌视北京。……美国人现在想起来了：华沙的中美会谈是在中国人民的倡议之下在一九五五年开始进行的。无论如何，美国人看来不愿意为了同苏联和好而去同中国作战。”

（新华社巴黎三月十七日电，《参资》三月二十一日（下）
第五十二页）

三月十九日

莱尔德在参院军事委员会提出美军事侵略政策的研究报告，宣称美“国家安全迁到的挑战”从来没有“那样多，那样严重”。他列举美在世界各地面临的“挑战”特别叫嚷中国是亚洲“最危险的潜在威胁”，是“可能在七十年代”成为美“最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他还说要逐步“纠正”过去三年侵略东南亚战争给美全面战略造成的“不平衡”；根据中、苏核力量发展情况来注意美“近期和长远的战略攻击和防御力量”。

（美新处华盛顿三月十九日电，《参资》三月二十日（下）
第二十六页）

三月二十日

美新处报道，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在回答问题时说，他对参议员肯尼迪要求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一事无可评论。

（美新处华盛顿三月二十日电，《参资》三月二十一（下）
第五十一页）